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容春堂前集卷十八至二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垣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録監生臣張德燽

容春堂前集卷八

明 邵寶 撰

七言絶句四十九首

夜贈陳都司

衛水東流起白波樓船燈火聽漁歌仙翁本是乘槎客風雨其如此夜何

觀東山草堂賦墨本

湖南劉是江東謝千古清風兩草堂歸去有詞涯老在

人間漫許晉文章

天台圖

東南佳勝是天台劉阮當年亦偶來仙藥有無君莫問山中桃似世間開

白蓮小畫

新雨池塘透晚涼蜻蜓飛處白蓮香江南風景堪圖畫怪得龍臯欲斷腸龍臯陸宮詹先生別號先曾賦此

畫蟾

山鬼一脚藏三耳物幻人誣或有之剛道老墓能蝕月
玉川吟後到今疑

西溪書屋為張邦穀題

西溪又是太湖西東望龍峯路不迷我有草堂泉石畔
十年雲月夢栖栖

贈王翁

惇史曾聞古有之風流猶在漢文時聖朝恩典還三代
笑對峩冠咏壽詩

贈徐東之

姓名已上古靈章却憶江南水竹鄉憂似唐衢無涕淚古松陰裏嘯聲長

製觀泉巾

新製山巾似玉臺正堪泉上咏歸來鏡中莫笑東坡影八九年前手自裁

客有持甯菴詩至山中者次韻贈之

山中十里綠陰長新漲浮浮架石梁賦罷蕪葭掩僧舍

午風銷畫佛前香

贈周山人

曉起空庭月在松慧山寺裡正鳴鐘詩翁訪我來何蚤
第七峯前一短笻

知微房夜坐

兩宿禪房不問禪夜深無事足高眠西山松竹東山月
共作清凉到榻前

荅周作之

禪心聞說定多年却問東巡御史船我正厭聽西北事

渙然亭上對鷗眠

宿梅洲

秋水清如雪下船黃花半委月猶懸枕當星劒看牛斗

鶴下雲汀流石泉

琵琶亭二首

世間夫婦似君臣門外天涯語是真一曲琵琶皆掩涕

無人傳與買茶人

草堂卜築傍東林老去尋山恐未深江上琵琶自秋月如何却有世間心

圓通寺

石乳峯前雷雨來圓通寺裏咏茶杯明朝又向東林去山路新晴花正開

留别婁誠善

新詩贈我勝千金病閣青燈字字心正在溪冰山玉處月明還聽老龍吟

喜晴二首

山行愁雨水愁風兩月風中更雨中今日一帆天送我晴湖如鑑夕陽紅

萬山深處古寧州五日眞成十載遊千古濂翁招不返翠雲亭上看江流

拜石圖

風騷回首一茫然漫浪如公亦可憐懶是拜人偏拜石至今猶説米家顛

畫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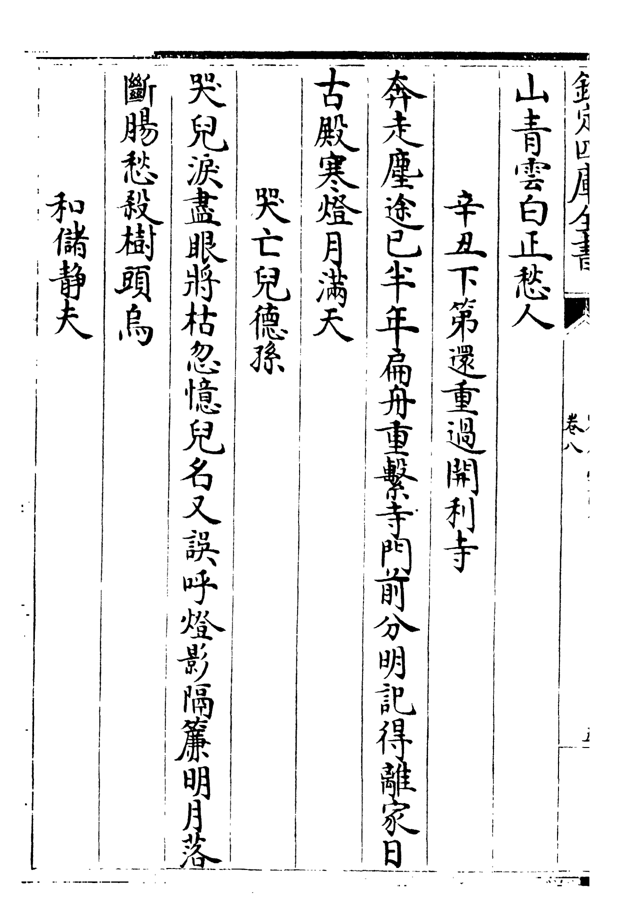
鶻巢何處樹深深葦有新叢水有潯乍雨忽晴天未定恐將消息誤知音

南康寄陳分巡希冉時希冉之九江一日矣

江上春風酒一壺南來擬共對鄱湖夜深獨聽廬山雨却放詩人賦小孤

題畫

扁舟風水弄殘春畫裏江南恐未眞不見當年何竹鶴



山青雲白正愁人

辛丑下第還重過開利寺

奔走塵途已半年扁舟重繫寺門前分明記得離家日古殿寒燈月滿天

哭亡兒德孫

哭兒淚盡眼將枯忽憶兒名又誤呼燈影隔簾明月落斷腸愁殺樹頭烏

和儲靜夫

宦途回首各風煙浪說春江有渡船珍重寄書千里意
高秋一鴈落雲邊

食角黍懷古

湘江千里碧連天綠遍芳洲草似煙餐盡落英人不見
青蘆包黍自年年

過湖

兩洲相對五丈許十里灣灣下湖水借問舟人誰所為
年年水落長如此

謝廵按使來問疾且惠米

藜杖無如病足何山中書枕兩旬多廩人忽致霜臺貺飯罷魚羹一放歌

觀松雪書淵明飲酒詩

墨花春灑水晶宮漫寫陶詩豈醉中莫道柴桑非我地筆端眞有晉人風

奉次涯翁老師惠内法酒

黄封甕上又加封珍賜由來出上供我願慈顔如此酒

一番春色一番濃

寄莫如山二首

八月風吹漢水槎江東回首更思家南沙亭上人如玉賦罷清秋菊有華

亭倚南沙石作山鳳凰巢處竹斑斑執經時有門人到萬卷樓中不閑關

小舟

東海西陲震澤東杏花雨過藕花風世間多少江湖險

不到蓬牕午夢中

與客談竹茶爐二首

松下煎茶試古罏濤聲隱隱起風湖老僧妙思禪機外燒盡山泉竹未枯

彭澤無弦浪撫琴瑯琊山水醉翁心漫將罏火論茶味雲隱松菴午夢深

謝浦文玉送黃雀及蟹

蘆花風送稻花香湖上秋來味故長黃雀能黃蟹能紫

不知何地更鱸鄉

雨中偶成

午聽浪浪晚未休蕭然六月忽如秋東曹吏散文書靜閒對堦除看水流

為華汝德題畫二首

小橋南北總春風多少詩情杖屨中高閣卷簾還坐我天涯芳草更無窮

山中雲起不知山坐聽流泉盡日閒短壑青松涼似水

却疑天上在人間

奉和西涯先生春日書懷二絶

遊人競逐賞花辰却有西堂獨卧身江草江花春夢外題詩聊遣夢中春

江南春雨慰田家夏雨如春免踏車夢到江南心亦到不知春在紫薇花

雲溪卷

半為溪水半為雲元是山中一氣分莫道無心時出岫

滄浪歌似有心聞

過馮公嶺

衣濕纔知馬入雲隔峯人語半相聞前行共指桃花岩
巨石如碑不見文

將至安仁秦擇之來迓

滄浪水清濯我纓隔江如聽櫂歌聲故人相見笑相問
一夜月明三載情

將至廣信寄婁誠善

二月書来自蔡登南樓病榻幾青燈靈山雨後明如許
渇思令人一夜增
溪晴數日覺灘多坐聽潺湲和櫂歌却到安流山有月
獨吟如此晚涼何

都昌瞻陶母像

窮巷欣來長者車淹留深愧食無魚青絲一縷幷刀下
挽得中原九鼎餘

泊儲潭

儲潭廟前春水深春雲帶雨晝陰陰撞鐘擊皷禮神去一十八灘行路心

花石潭阻雨

南方多雨北多風風雨多時各惱公二十年來南北路幾回風雨憶江東

容春堂前集卷八

容春堂前集卷九

明 邵寶 撰

雜著三十首

守官箴

何以守官曰敬與廉敬則不忽廉乃有嚴何以守敬曰惟以畏國憲天彝罔或敢墜何以守廉曰惟以儉我用克節我俸亦贍循是二者靜以待之可否在事喜怒曷施民曰父母君曰臣子勉焉夙夜庶幾稱此

同官箴

錫山邵寶為州於許五年而未即有功其幸免大過者同官之力居多焉思慎厥終乃作箴曰

同官為僚伊何其同莫非王事惟時天功王事同襄天功同亮惟私起爭惟公生讓詩詠攻玉易贊斷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事否則否事可則可不必在人不必在我情義相孚同僚弟昆勿或有間斯愛斯惇德業相勸同僚朋友勿或有間斯敬斯久小子作箴告諸大夫同

寅恊恭聖有嘉謨

治河論上

萬世言治水者必曰禹治水而不法禹可乎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水之所以為水禹之所以為治無出此矣河也者天下之水之大者也禹之治水其詳見於禹貢其曰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絳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者皆順導之法

初無逆障之訧故能成府事之功而天下稱神其極至於地平天成焉由今觀之其所空之地甚廣所處之勢甚易所求之効甚小是故其成功也如此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遠矣而所空之地乃狹於禹所處之勢乃難於禹所求之効乃大於禹欲其成功不亦難乎何謂所空之地狹於禹蓋禹之導河自大伾以下分播合同隨其所之而疏之不與爭利故水得其性而無衝決之患非無衝決也彼自衝決而非吾之所得與也今夫一杯

之水舉而注之地必得方尺乃能容之其勢然也河自大伾以上水之在杯者也大伾以下水之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欲拘束周旋如在杯之時大禹不能而况他人乎今河南山東郡縣棊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為吾有蓋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吾之地也固宜其有衝決之患也故曰所空之地狹於禹何謂所處之勢難於禹蓋嘗觀禹之治矣隨處施工初無窒礙亦無拘限今北有臨清中有濟

寧南有徐州皆轉漕要路而汴省在西南又為宗藩所在左盻右顧前瞻後望動則肘掣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隨吾意況水無情物也其能逶迤曲折以濟吾之事哉故曰所處之勢難於禹何謂所求之效大於禹葢禹之所以為治去其墊溺之害而已此外無求焉今則賴之以漕不及汴矣又恐壞臨清也不及臨清矣又恐壞濟寧也不及濟寧矣又恐壞徐州也使皆無壞又恐漕渠不足於運也了是數者而後謂之治故曰所求之

效大於禹以若地處若埶求若效雖使禹復生恐其難矣而或者猶譊譊然曰某為上策某為下策某為中策則惑之甚也然則奈何哉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某於河亦云

治河論下

夫所謂治之以不治者非不欲治之也葢難於其治也難於其治而遂不之治則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君子顧

恐坐視吾無辜之百姓受兹酷烈哉今夫人有病其勢篤且死也將求醫以治之歟抑亦委之於不醫歟委之於不醫是待死而已矣是故謂河之不必治者待死而委之於不醫者也苟知求醫矣而謂其可恃以必不死且至千百年之壽此所謂不惟無益而又害之今之治河者何以異是是故亦治之以不治而已矣葢河自周定王時北徙漢氏而下決東郡決瓠子決魏之舘陶分屯氏決清河靈鳴犢口其變非一議者或欲疏禹之故

道或欲塞所決之口或欲分流以殺其衝決之勢或欲築堤以障其泛溢之虞或又有望氣用數而謂人力强塞未必可以應天者載考前史歷歷可見亦今日治河者之所熟講而飫聞者也雖成敗得失不能無辨然譬之醫者其皆一方乎苟不問其緩急先後執一方而求病之愈不愈則歸咎於方豈方之罪哉用方者之罪也取古之方隨其緩急先後而用之此所謂治之以不治者也故如漕渠急則張秋等壩所當先築而疏故道塞

新決分流諸派次焉然故道若高則不必於必疏新流若下則不必於必塞其間泛出傍溢或用疏法或用塞法以水治水吾無容心故曰取古之方隨其緩急先後而用之此之謂也今河之為患如一人之身而具百病者也朝輕而夕重表瘉而裏加雖有盧扁不能使之全愈也故必得良醫師坐守其側切脉觀色聽其聲音察其寒熱究其病之所由起盡心力救之如前所謂取古之方隨其緩急先後而用之者幸而愈則調理如故不

幸而復發於此則改圖而治之是故有求醫無遺醫藥餌常備攻治常施而不必其成功要於不死而已矣故曰治之以不治今治河之大臣良醫師也工與料藥餌也凡所謂疏塞分築之類攻治之法也為今之計宜常設總理大臣更置其屬頻廵視謹調護任滿則代或加命使仍其職而不必其功之成備工與料而惟其所用焉可也然大臣之任其事在朝廷疏塞分築之類其事在大臣而所謂工與料者則在民矣民可使之困乎故

治河非難也備工與料之為難也

王魏論

或問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君子以為害於義然歟曰不然王魏之於建成非君臣也何死難之有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王魏承高祖之命而為建成之輔建成固不得而臣也王魏何從而為之死哉曰其事太宗可乎曰不可王魏義當

死者也何也以建成之難雖不當死以高祖之命則不可不死也曲禮曰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受君命而輔太子其爲制也尤重安危榮辱死生以之今有人焉殺其所輔而奪之位乃恝然莫之省則何以復君命矣且太宗以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是有無君無親之心此於簒弑特一間耳在春秋之法所謂人人得而誅之者况爲其輔者乎王魏於此盡力致討死而後已焉可也故王魏雖不當死建成之難而不可不死於高

祖之命也如之何其事太宗也曰死建成則死死高祖則死死有異乎曰死非異處死為異均一死也此是彼非義則然耳故王魏之不能死固天理人心之所不與也然以建成而責其君臣之義則彼猶得以辭其責以高祖之命責之九原可作吾知其百喙不能為辭矣曰然則尹起莘之論亦無不可曰由尹氏之論此亂臣賊子所以接迹於世也烏乎可

事難

事之難者天下有之矣然東萊呂氏獨以祭仲之女子南之子之聞將殺父也以為天下之至難而君子之所當先講者卒乃引伐國不問仁人謂君子必無此事而不必講也予謂天下之事有可以意度者亦有不可以意度者對孝子而公言將殺其親固世之所無也假令彼不吾告而或偶聞之而或陰得之則亦將推託於不知而聽其自相戕賊哉棄疾於子南父子也於楚子君臣也當是時子南在楚蓋僭越之甚而無君之漸萌

矣而一旦君以殺其父告使棄疾而洩命則子南必先圖於楚子否則坐視親之將見殺而不顧也由前則黨父以讐君由後則從君而賊父忠孝之罪人棄疾曷逃焉為棄疾之道者既聞是命必免冠徒跣號泣於庭以告其父曰吾族有位於國世食其祿以為巨室今王之弗強一國之所知也而吾乃攬其威權利其寵靈俾國人上下皆謂主降臣偪王亦不自安將有虞於吾族竊恐有擬吾後者雖王亦不能止也盍棄位出奔以全先

大夫之祀乎如是懇惻至于再三假令不從則再拜而自盡若申生之為者吾親之心庶其有感而君父之難萬一可解也豈不愈於自經於溝瀆哉不然從父起居父生則子不敢死父死則子不敢生固常情也今不此之圖乃曰父戮子居將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何為者邪若夫雍姬之事則尤有可論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婦之天也國君殺大夫而專之非法也且命其壻以賊其舅君非義令臣非義共平聲君不可諫夫可諫也

諫其夫以逃不義一舉而全二天此雍姬之道也諫而不從夫道絕矣則告於父而自經焉以明吾心其亦可也雍姬不明此義乃洩其謀而視其夫被戮以死豈不誤哉雖然棄疾不惟可以諫父而亦可以諫君雍姬不惟可以諫夫而亦可以諫父不從則死之死於君猶死於父也死於父猶死於夫也死於君為忠死於父為孝死於夫為義烏乎孰謂天下果有難處之事哉

銅雀硯銘

玆惟陶氏遺鄴之野摩挲漢年尚論作者俾與端居彬然文雅噫彼豈為硯我何用瓦器不以人時哉用舍

葉司徒贊

偉哉葉公經濟之資遲回抑遏至老而施中外後先閲歴二紀凡諸物宜驗之在巳既成文治溢為戎勲南丹單騎茘浦孤軍岷賊有徒怙凶惟舊公計滅之如縛病獸公在北邊如其在西盖障損戍精耀鼓旗是皆公功公則不伐從容廟堂藴乃丕發國計民生惟大司徒公

曰艱哉我何以圖内帑外庾歲漕月餉通融有無公執其量嬖人肆驕公語諤諤戚氏專利公疏鑿鑿彼以其寵公以憲章以國以民披肝瀝腸帝曰都哉惟卿議是其所否者什纔一二公胡能爾曰識曰才識以聽納而才以裁若古大臣厥亦無愧先憂仲淹善斷如晦七十一年乃老于家錦衣犀帶淮水之涯公壽無疆天用鎮俗考德于何名臣有録

石祁子贊

沐珮則兆吾弗敢知吾所知者凶吉異儀或兆或否偶邪非偶大哉禮云維臣子守

紀叔姬賛

國亾君亾吾將曷歸父母邦魯先君廟酅歸不于魯而酅是依烏乎叔姬

泉研銘

我石汝琢我泉汝名無絶其源我心汝盟畜之池盈放之川行我詞汝徵

白石硃研銘

堅白者石圓方者池中渥者丹我其用之

菽水堂銘

維士養親鼎貴多有有鼎有實厥味維厚物有貴薄亦惟其誠我分乃是菽水三牲水曰玄酒菽曰嘉穀至薄而腆義我所欲所欲是承樂在其中菽水匪歉三牲匪豐苟為不義君子所棄一介萬鍾理固或異盜泉不顧仁粟必求是物是誠孝哉惟休我銘君堂要在養志參

何人哉希之則是

江西小硯銘

介予汝嘉貞汝予樂持汝論士予斆予學匀汝為川卷汝為岳汝尚相予無忘始作也

杜氏琴銘

物以素貴有如此琴玄酒大羹實維我音或鼓而歌聽之者心庶幾古人復見于今乎

閟宮説

閟宫詩人頌禱其君以伯也僖公之時天王失馭諸侯彊有力者肆為侵暴而蠻夷戎狄亦皆起而猾夏生民之荼毒甚矣故志於當世者莫不慕桓文之事焉閟宫詩人頌禱其君曰遂荒大東至于海邦又曰遂荒徐宅淮夷蠻貊及彼南夷又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至論其所以為之則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夫以車徒之衆而闢土服遠兹豈非桓文之事歟於此而少進焉則有詩人之所不能及者故曰魯一變至于道此仲尼之志也

書録費誓詩録閟宫得已哉得已哉

觀陶說

郃子觀于景德之陶歴群工所咸造焉客或嘆曰吁陶之為器其難矣哉方其取土於山猶夫石也碓而粉之澄之以水濾之以渠浥之以甓和之以漿始可以揉而規之又必削其末整焉因以壞者什一磨其末澤焉壞者什二潤之以膏飾之以采内諸火而出焉壞者什五其幸不壞者璺隙疪玷又什之三蓋自始規而至成器

以獻于尚膳其不得與焉者多矣然取土而舁者若干人碓者若干人澄者濾者浥者和而揉者削者磨者潤且飾者納諸火者各若干人凡越工者十而后器斯得其成也其獻之上不過備一御耳為之如是其難而用之不以為異是可嘆也郘子曰是誠難矣雖然吾猶以為易也夫取土而制其質澄濾浥和而後就規刮磨潤飾而後就火苟不壞者皆成器矣器而獻之不過三月則離山野而薦諸郊廟陳諸宮寢祭祀享燕實與有用

焉斯亦異矣視其為之之難亦何負哉乃若君子之修身以待用者材以為土學以為碓戒以為澄省以為濾從義以為浥力行以為和循禮以為規研精以為刮師友以為磨出詞以為潤表儀以為采自試而徵之以去其疵隙玷璺近者十年遠者三四十年曾不得望君門而效用焉甚或終其身於山野其視夫陶也又何如邪實方陶於人才知其難焉故陶吾猶以為易也客起而謝曰吾聞萬室不足於一陶今乃知其難若是雖然器

猶末也請著以為説俾用才者知焉

宋穆公論

宋宣公之立穆公也不使公子與夷避之穆公之立與夷也則使憑也出居於鄭且與夷之將立也有非先君之意之言而憑也承穆公之命乃無遜詞以對其弒奪之禍固不待他日而後見矣豈有敢為弒奪之人而可授之國乎吾嘗疑穆公重嫌以致亂由是觀之穆公之擇繼彼善於此固必舍憑而立與夷之為是也况使憑

出居所以防之亦甚周密與夷於此茍能修德和民以好鄰國則其位自定顧與逆賊合謀欲求除害而卒及於難蓋自求之耳故君子謂之饗之道其常也饗而不饗與夷之罪也豈穆公之罪哉而或者以累宣公抑又過矣

學禮不議說

非天子不議禮禮者所以品節乎道道無變更而禮有損益損益之要其因以時其起以義故不敢議也雖然

君子豈可不學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由是觀之則孔子於三代之禮皆嘗學之矣其所以不敢議者非義不足也時不當也時苟不當而欲議焉雖聖人不敢而况他人乎苟惟視為外事而於損益之故漫無考究則局而未博泥而未通雖聖人不能而况學者乎是故君子之於禮也學而不議因時起義有待而用焉斯得之矣

劉忠愍公像賛

劉禮部景玉以其祖忠愍公遺像見貽再拜敬瞻乃作贊曰

於忠愍公偲偲堂堂在正統中修省有章惟辟福威是膺戎狄義形于言諫匪公職公如元氣柱我邦家彼奸賊公乃動于邪公學春秋上師孔子知有君臣不知生死死道多端公為其難賴公存者堂陛衣冠今日何日獲瞻公貌我淚潸然為天下悼

諸侯葬稱公對

或問春秋於諸侯之葬曷為槩公之曰從其臣子之私稱也曷為從其臣子之私稱曰見其私謚也私謚可乎曰古者生不爵死無謚謚與爵非天子孰敢議之天子之謚諸侯奈何曰從法而繫以爵

使札對

或問吳子使札來聘在昧夷卒三十年前仲尼何貶之預也曰凡亾弟及既有父之命矣則札也實君之貳也吳子烏而使之是使也札將無意乎不然何歷之諸國

觀樂論人從容暇豫如此傳曰季札使而亾焉得其心矣此春秋貶札之實也何預之有曰傳稱壽夢賢季札欲立以為嗣札辭不可然後立諸樊則札之辭壽夢已聽之矣其必欲致國者乃諸凡之意非父之命也曰兄為君凡之命君之命也況初意出於父乎

小宗祭法對

談萊州問小宗祭法於寶寶對曰祭法與宗法表裏唯大宗有太祖之祭小宗則不敢祭別大宗也小宗而祭

太祖則宗法廢矣然則小宗之祭如何祭各始於所繼而極于高故繼禰者祭一世繼祖者祭二世繼曾者祭三世繼高者祭四世不四世不祧也此小宗之祭也小宗亦可立祖乎貴者賢者有功者以義起焉可也雖然必至當祧而議焉未祧而議是二大宗也

將石亭箴

予以泉名齋葢感川流之旨而勵志於道也他日或謂泉之流易濁汲水者必將以石則歷久而其清如

故於是又以將石名吾亭焉比承之浙臬有澄清之寄益用自警憲副謝君汝為聞而予之為大書扁予燕室且辱為之記予不敏曷足以當此哉乃述鄙意箴于屏間期無負初志云箴曰

山下有泉其源本清出山乃濁豈泉之情歷澗而溪塵沙汩没視我蒙初幾如二物我泉我汲我石是將石置之水隱有激揚出山在山清也如素不遠之復維此石故維石何為維貞維靜壁立頹波何動不定動靜相資

厥修乃來放乎四海石哉泉哉

觀我軒銘

予自臬司來浙省既適厥居旁覯其東得隙地焉遂軒其間公暇居之有容請名名曰觀我顧其義未之詳也乃復著銘以俟詢者其詞曰

人有恒言靜觀萬物萬物我備我其敢忽觀物於物盡于我心充之益宏鈞之益深以我體物以物徵我揆協後先原逢右左動不可亂賾不可惡我分固然求我矩

度寂然不動我觀其幾感而遂通我觀其宜孟曰養心程曰定性元公有圖示我主靜一事予耻一夫予辜至公無我大哉聖謨自公退食我坐我室俯仰兩間萬物職職物我異分而無異觀我庭廓如地容天寬從事於斯是攷是學匪敢為迂先民有作

瘞卷銘

江西諸生小試文總三萬餘卷葢自弘治庚申至乙丑几四視學所得也念皆英才精力所寓故携庋草

堂時一展焉然紙久則敝敝則棄且褻者理必有之

於是穴地以藏為銘其上曰

是惟奎壁之精盧蠡之氣其騰耀而不可掩者既行於世矣兹其不可久者亦安可棄也還之造化亦曰義哉

亦曰義哉

松壇銘

賢哉二大夫昔聞其語今乃見之古色蒼然挺乎儼而

我壇於斯参其離立山空無人仰不可及

鼇峰銘

九華煙霞五老氷雪夫何縹緲飛來奇絶天柱不折日觀無窮我歌武夷考此石鍾于嗟乎峰

時雨亭銘 有序

今年春二月都御史彭公奉命勦河南流賊越四月賊平復命移師殪東賊之逋于南者公至賴州飭戎僉憲孫君伯堅避分司以館公榜之曰都臺維時大暑遂門其寢之北壁除地為庭且亭焉公坐以籌體

舒神暢伯堅請名公名之曰時雨葢謂師出天王其神速如此伯堅以公命使來請銘初公得命將行予方在朝數與餞燕嘗擬功成之日為詩頌之今而果然吾聞古之能師者惟貞以吉惟威以濟惟全以勝惟豫以立而濟之以機成之以斷公通儒也知用是道為王師將克成厥功且不自居而歸之于上亭名時雨不亦宜乎伯堅素著風裁於是師有勞焉銘曰有鎮斯川宿我重兵有屹斯臺有翼斯亭孰亭臺中而

時雨是名吁嗟偉哉彭公中丞中丞有文中丞有武鉞
秉節持自天子所拯我人斯殲彼豺虎中原既汛遂指
南土民則大和式歌且舞維此舞歌中丞之功中丞曰
吁帝載天工公賛神筭桓桓我師譬彼大旱雨來孔時
人亦有言王師時雨公維雨師既雨既處侃侃憲臣從
公于征廼後廼先駕風鞭霆有榜孔昭上對天日大田
既膏嘉穀既實江漢滔滔河汴湯湯以蘇以潤雨流孔
長公以雨來斯焉戾止時雨時暘其自今始人視亭只

如棠斯陰公像弗留尚留公心

原壽

原壽壽封承德郎户部主事草亭成君也正德辛未君以子汝從貴致山東寧陽教事就封而歸又明年壽七十汝從適還自京師乃大設燕以姻友賓客祝焉謂實與君夙同庠序請為之詞乃作原壽以歸之其文曰

壽其原於人之始生乎譬之射者其矢之注而發也力遠則遠力近則近於是乎有脩短焉抑又有脩短者由

射於百步之外也其始發如是而風雹或撓於天陵木或絓於地干戟或拒於人發雖力未有能至者故或五六十步而止或八九十步而止其至少者弗論也夫人之壽亦何以異是哉是故或定於妙合之初或起於倉卒之變皆弗可得而知焉而亦歸之數雖然物之無情非若人之有欲也故射之為物非外物阻之發惟弗力力斯至矣乃若人之生也則有莫之戕焉而自賊其性情者故惟至人為能全其數下此而保其數者鮮矣孔

子曰人之生也直至人者直乎直者也其餘則未免雜之以因瞬息之因生理虧焉理虧而氣亦虧由瞬息以至於旬時以至於歲年數之脩短又於是乎在人見其若是短也若是脩也乃亦遂謂之數數一也前所謂數人與物同後所謂數人與物異同焉者存乎天異焉者存乎人書曰若生子因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此之謂也是故數不可以加益而可以保全非知道者其孰能與於此然則年不可引乎夫貞觀者天地而有時乎傾

缺貞明者日月而有時乎昃虧數則然也數之所在天地日月且不能違之而況於人乎儒先君子嘗以作聖之功祈天之道喻夫引年者蓋即夫修為之至者言之固亦未嘗出於數之外也是故論舜德者謂盡其性君子以為允論周祚者謂過其歷君子以為誣予於論壽亦云作原壽

容春堂前集卷九

容春堂前集卷十

明 邵寶 撰

雜著二十六首

測影臺考

按周禮以土圭之法測日景凡立五表其中表在陽城即今登封東南告縣舊治是也予至其地有二臺存焉其南一臺琢大石為之上狹下濶高丈餘廣半於高中樹一石碑刻曰周公測景臺臺北三丈所復有一臺約

高三丈餘壘塼為之其北之中為鈌道深廣二尺許下列石為道直達于北約五丈許石上為二小渠渠側刻尺寸甚精密最北一石為二小竅以出水詢其土人云故老相傳為量天尺又以為銅壺滴漏考之縣志此名觀星臺亦周公所築然予見其刻尺寸所書特今文耳恐非出於周公況歷代律書言尺度者亦未嘗言及陽城測星臺尺蓋不可信恐惟石臺乃周公遺跡所謂觀星臺者則後人因而建耳且其地嘗置金昌府治又嘗

置告縣治建斯臺者豈其時邪又按禮疏四方之表各去中表千里予以禹跡圖考之南表當在郢之北東表當在遼之東北表當在肅之北西表當在華之西南終南山之東今其地不知亦有遺跡在否姑記兹臺之制以備參考

徐君墓辯

徐君墓在襄城北二十里墓前有樹相傳為季札掛劒之處名曰靈樹按史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

札斂口勿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解其寶劔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徐即書所謂徐戎詩所謂徐方其地在今泗州季札自吳適魯乃其所經之道是故過徐君焉襄城非徐地安得徐君而有是墓邪樹之靈否不論也且季札適魯觀樂之後遂使齊去使於鄭去鄭適衛自衛如晉未聞其道於襄奚從而掛劔哉或謂古者諸侯有邦交之禮然則徐君適鄭而卒於是亦不可知也獨不觀乎史稱季札還至徐

徐君死則其死在徐也明矣其曰解劒繫其冢樹則其冢在徐也亦明矣於是過於是弔奚不可知而必為之曲説乎予讀一統志泗州城北則有徐君冢云或曰襄又有徐君故誤稱之

題王真靜詩集

真靜先生之詩王祠部應韶評之詳矣實則因是得其為人嘗聞國初以來浙之東西號多隱君子至于今日或謂其凋謝殆盡寶以先生觀之豈其然哉

書梅感卷後

姚翁好梅梅方花而翁卒花則盡落不花者三年乃復花翁之子覩而悲之君子於是有梅感之詩烏乎忽而落者近乎有情三年如毀者近乎有禮梅其有知邪其無知邪其有以異於人邪其無以異於人邪詩曰梅感信乎其可以有感矣

題文山遺墨卷

予在京師讀信國文公手書於錢僉憲世恒所而悲其

蹟之燬也嘗為詩弔之於今七年矣比者視學吉郡謁公新祠而其裔孫裕者復出此書眞蹟爛然幸未遭燬予之悲之不減于昔蓋悲在其人在其國在其世而不在其書也雖然前所見書乃公被執北行時遺其子女有父子之情焉而終不以恩勝義後所見書乃公赴難南行時遺其朋友有君親之念焉而終不以力沮志仁義之人其言固如是夫烏乎悲不在書也讀其書而悲果在燬未燬哉

私試策問

問昔人稱周公為輔相一食三吐其哺一沐三握其髪其急於見賢至矣說者謂舜相堯禹相舜益相禹伊尹相湯傅說相高宗其勤且勞皆不如是豈周公之德不及前五人者歟他書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千有餘人說者謂是特春申孟嘗之行非周公所宜有然則所謂吐哺握髪者將皆傳聞之謬歟夫以

人事君大臣事也為周公者宜何如而後可邪

江西小試策問

問先正論士品而為三其於古人論三不朽同焉者二異焉者一其故何也夫道德功名昔出於一今出於二不朽之論古之道也然亦曰是為上是為次焉必有說矣富貴不足為士而士品之今之士果非古之士乎諸生以士自名請試言焉以觀所志

問仲尼傳革之彖稱順天應人以湯武並言之其在論

語既稱大伯至德又稱文王至德又曰殷有三仁又曰伯夷叔齊求仁得仁豈未滿於牧野之師而獨志於天下為公之世乎吾其東周之期期月三年必世之擬由今觀之其作為當何如也不然而托之空言豈聖人之心哉予也欲聞此論久矣

問人莫盛於三代後此非無人也不知何人可以稱三代之遺材言莫備於六經後此非無言也不知何言可以稱六經之餘論舉一二以例其餘則無愧於知人知

言者矣誰歟我師誰歟我友我規我箴伊誰之辭願諸生之終告之也

問古之教者始乎小學終乎大學其制備矣世降經殘表章蒐輯待其人而明焉然而今之成材與古之成材果何如也大學卒章所引多魯晉秦楚之言是言也果有是學而發諸口者乎小學外篇所采多漢晉隋唐之事是事也果有是學而措諸身者乎不然則聖賢立法豈若是之輕且易哉此予之所疑諸生倘能言之是予

之所望也

問周子之圖為道而畫邵子之數為道而衍程子於此或受而不傳或辭而不學豈無心於道歟不然則周邵之事贅矣子方思之諸生何以起之

問漢之人臣有近太公之材畧者有近伊尹之出處者然而固陵之追成都之取君子不滿焉由今論之果何如哉勿以成功而輕為衰世之待勿以成說而重為賢者之責要之歸于中正而已此予發問之大意也

問楚人亾弓聖人謂其楚亾楚得之言曷若謂人亾人得之為大也後世有亾錢者嘗謂人亾人得矣而君子又謂其有體無用夫其事同其論不同此其故何哉不可不辯

問新城三老有興邦之力而不與於賞力有大於此者乎商山四老有安國之功而不免於譏功有大於此者乎此漢史之餘論也吾欲追決其是非而未能無疑故與諸生商之

問漢世之君或有見於封侯而無見於置將或無見於
封侯而有見於命相其得失之故必有在矣酌而反之
將安處乎而後為漢法也又安處乎而後為天下萬世
之法也

問禮樂不在玉帛鐘鼓仲尼有是論矣然而告朔愛一
羊之儀聞韶忘三月之味此其故何也若乃嘆文獻之
難徵幸雅頌之得所博之聃襄而先進是從無亦謂夫
聲音節制之間也歟諸生盍於聖言求其本之所在詳

著于篇

問孟子叙道統自堯舜至文武乃至孔子嘗考孔子自言文不在兹獨承文王而鳳鳥河圖之嘆其世其人亦可想見是何與孟子之言異歟孔子萬世一人也人有恒言或曰伏羲孔子或曰堯舜孔子或曰文王孔子或曰周公孔子或曰孔顔或曰孔孟或又曰孔墨數聖賢者果若是班乎外此稱聖賢者尚多而恒言不及之抑又何也諸生請無多言願數言足矣

華珉字説

華甥珉迎婦于我其傳宗鎬君其族叔氏也實以珉來珉冠而未字宗鎬為之請予字之曰中玉復謂珉曰珉乎夫珉石之似玉者也似玉非玉故不曰玉不曰玉曷不曰石石而異乎石也故曰珉珉在我知珉在人故或玉之或石之然石其外玉其中始或石之終必玉之以是而珉有深藏之義焉吾惟恐其不珉也不然則雖玉其外不能掩其中之石而况中與外之皆石乎求或玉

之不可得已君子之行已也何以異是珉也識之宗鎬曰子幸教珉珉也固珮之於是珉再拜請書于簡

雜說 三首

理不外氣氣之所以順者理也象則在象形則在形反而復則在氣無乎不順無所往而無理也君子由形知象由象知氣由氣知理故曰逝者如斯夫此之謂也

鄭有二邑多盜一令視盜若無盜也其一令曰盜害吾民治弗可緩乃簡卒授械百方詰捕之盜得則歸貨于

室群盜聞之曰令吾治也非為民也將以已利也詰捕雖勤吾亦力抗之而已矣於是盜悉其力詰捕者莫勝也盜之繁繁於視若無盜者烏乎吾乃今知假公以遂私如蹊田奪牛者固不能欺人哉

有虎自它山至將搏諸害人之獸然未動也群獸大駭走告山之神曰虎害我我受害神且孤矣山神弗察訴于帝帝曰虎能除害良虎也遂下令旌之虎之名自是大振烏乎孰知神之惡虎顧成虎之名哉

史氏二子字序

姚江史君秉直以生名其子長曰兆龍次曰兆馬頃客江西嘗問字於予予為之字龍曰乾用馬曰坤用蓋取諸易夫乾坤之道大矣而龍馬為用之首然龍有可豢而馬有不可羈可豢非龍也不可羈非馬也必也伸於欲屈於道而乾坤之用於是乎成二子者其尚以此思之

題凡弟論

毛尹騤頃在南城以唐人所著兄弟論質疑誤焉於予予方校文未暇一閱及予行武寧騤適調是邑復具别本如前請葢將梓之以諭民也夫天下之達道五而騤獨於兄弟是申豈不謂夫兄弟之翕原於夫婦之正而效於父母之順觀一家而天下可知也乎異室之制君子所以保終同居之義君子所以敦始敝於異者戾而傷恩敝於同者狎而失禮恩禮之中君子酌焉騤也教其民將於斯焉在於是論之疑誤也何有書其首簡而

歸之

書太原陳氏所藏西涯公字刻

西涯公德行文章重天下其書在金石者天下之人重之若珪璧琬琰固無容賛矣但刻工有高下故其入神之妙或不能無異公甞謂近時京師惟閻傑刻為第一汴梁郝升刻篆文亦頗合古意後寄示揚州瓊花詩不知何人刻又極稱許餘皆未滿公意刻工之難有如是哉太原陳君邦瑞以所得公金石書若干通萃為一冊

邀寶觀之寶出公門下聞公評書每及於刻因附數語俾觀者知之公真行草書皆自古篆中來晉以下特兼取而時出之耳故所成如此若不求其原而惟迹之逐豈知公書者哉

書華世宏所藏鮑翁卷後

鮑翁此詩予二十年前嘗見之今世宏復持以相示竊有感焉翁詩如漢循吏所至無赫赫聲而去思不已世或摸擬之鮮能似也翁逝矣詩失於彼而傳於此予亦

何知哉正德六年正月十三日

吳氏二子字説

人莫貴於知本知而不忘忠孝出焉吳之先姬姓國也視周為君視魯為宗君而朝之不忘忠也宗而聘之不忘孝也非知本者其孰能與於此吳海容欲名二子而問予予名其伯曰朝而遂字以于周仲曰聘而遂字以于魯蓋示以忠孝之道也孟子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其此之類歟

雜說對談海運者

楚人有以千里馬駕車載重萬鎰歷險途數日至於齊者鄭之鄙人所載如楚人而所駕不如乃迂途而行纍二月亦能至焉吳人以鄭人駕即楚人之途中道踣者數矣幸而至則謂鄭人曰胡不為吾之速也鄭人曰夫速天下之所同欲也吾豈異於人哉顧力與時不可强耳彼千里馬非千金不得得而乘之非王良造父不御且物至萬鎰雖有車非烏獲弗能舉而載焉彼之力足

以及此其濟險也固宜吾載非所舉舉非所御御非所乘而險焉是求馳之逐之有斃而已汝數蹈而至一恐不如吾之紆而遲也吾昔壯時蓋有力焉而未能一試今老且衰矣雖欲為之其將能乎吳人無以對周史聞其言也作而嘆曰君子行貴量力動貴相時易是必敗蓋天下之物皆然矣鄭人知此孰謂其鄙哉

許濠復水錄

許州城外四面有濠濶二十丈許昔人引溴水西北來

注之夏秋水盛荷花彌望談者以是為中州勝成化間徽王國於鈞鈞許比境董長史彝過而見之謂守某曰吾將言於王乞此濠為吾府屬可往來遊且利焉民聞而懼言於守決其水而涸之又有為種麥之計者於是荷廢而濠淤者數年適予來知州達觀於城因憶宋人十里荷花江湖極目之詩而恠今之無水也乃詢諸父老父老述其故且曰不如是則此濠久不為許有矣予聞而笑曰池城相依此濠實許之池城是焉賴以鈞之

封越境而請許之池可乎池歸于鈞城將奚屬國不堪貳古之制也雖百董彝之言王將不從吾恐自凋此濠俾我城不固哉乃復引水如故既而率民濬其近城處凡闊二丈深一丈濠之不廢實以是故昨聞羣盜橫行汝頼閭獨許以濠故將至數十里不卒攻而退三十年前一言乃驗於此因著之

題宋徽宗墨竹

論畫者謂宋祐陵墨竹叢密處露微白自成一家不遵

古人軌轍今觀此幅信然烏乎古人軌轍物理存焉小者且不可無而况大者乎祐陵於是乎繆矣

對秦問

天下之亂至七國極矣其勢必歸于強有力之國當是時使無秦也則將何如曰六國之中必有為秦者矣雖然無秦之暴也即有秦之暴而無斯高之奸繆則天下之受禍豈至若是烈哉然則為秦奈何曰得孟軻則王得管仲則伯得斯高則亡而已矣

蓬室王先生像贊

頑愚銘座忠敬書紳儼而冠裳為古塾庠之主脩然杖屨為今燕射之賓其教之博也盡一時之鄉士其誼之久也至三世之門人然則吾黨稱蓬室先生者必以是而參之畫史乃能彷彿其眞也

跋潘氏容膝軒記

予數造潘氏容膝軒簡而文朴而雅信有如張公之記者軒構於元庚辰歲越十有七年至正丙申而記作當

時已有獨存之嘆今去丙申百五十餘年而軒復如故不侈以易不汚以褻君子謂仁仲父有後仁仲之元孫繼芳以記視予請嗣書之予聞仁仲為楊鐵崖門人故一時名流若陳子尚張伯雨倪元鎮諸公皆嘗燕集于斯予媿乎其請也聊書此以復

跋韓知縣贈潘克誠文

國朝來吾邑賢令以東平韓侯博文為首有廉明公恕民不忍欺之稱後擢通州知州以去終保定知府侯在

邑時嘗作君子堂以待賢者若潘公克誠者其斯堂中人歟不然何贈言推重如此予生也晚嘗友于公之曽孫繼善繼芳聞公與耐軒王學士同游尚書張公之門永樂中以名醫徵嘗從文廟北巡既而授漢府良醫正固辭不就公蓋有識之士宜侯之重之也侯之文簡而質如其為政其後二銜兼書豈侯既擢將行時耶其所謂贈蓋古之所謂處者歟

辯盜

宏治己酉春邵子在許三載將考績于京師謝事廨居一夕不寐久如聞有鬩聲問家人曰無之俄而曰有使聽焉曰在廨後邵子曰盜也其在李讓氏之室乎登樓望之見火不啓門而鼓鍾既而後堂鍾前堂亦鍾鍾樓大鍾先是約鍾則有盜故諸巡卒皆趨李氏時盜已半去進而合攻傷三人獲二人以至邵子訊盜甲曰逸者尚十三人中二人曰李洪李賛凡弟也居襄城之次溝餘皆有名居詞具檄追之越數日襄城縣械二人至施

別僞方署冡召甲視之曰是也具諸刑弗承是日次溝人百餘羣言無辜于門邵子聞之乃輿而之學宮羣遮道訴邵子若弗聞也者而過之比返羣訴如前邵子令緩訊待察衆退邵子召邏卒靈井慕者密遣訊之野曰得情賞無爽慕請脅邵子手書畀之越月餘慕以二人至曰此洪也此賛也審諸甲甲又曰是也邵子異而問焉慕曰四人者皆居次溝前二人家溝之北土著而著後二人家溝之南僑居而微盜者實後二人逸而傭於

郾城大姓某有司以名居逮前二人耳邵子謂甲曰若何兩是之甲曰盜實後二人某始言謂是既而得前二人某故有怨且虞反覆之誅故遂是之雖是之實非今所是是也後二人頫首服釋前二人賞慕如初言君子曰聽獄之不可執也如此哉獲盜于所即錄其辭得二人名是名也居是居也審之而信宜若無可疑者庸詎知復有後二人者哉使前二人有一先死其主者不遂非而成獄者寡矣

白鹿洞諭來學文

謹按南康府白鹿洞書院實據匡廬彭蠡之勝宋儒周朱二先生嘗寓遊焉其秀自天可以資静脩之趣其重因人可以興景仰之思士惟無志苟志欲上師聖賢進德修業期有益于天下者聞兹洞院皆當負笈裹糧從事於斯况有舍以居有田以贍有書以觀如今日者而可不遊乎但學者立心之始幾莫大於誠偽辯莫先於義利此之不審皆苟而已今學校遍天下立貢設科教

且用之具有成法若舍彼就此徒欲自異於衆而所習者仍與衆同則於立身經世之道旣皆有所妨奪而羣居之誚捷徑之譏或未能免焉吾亦豈敢輕舉以誤諸英俊哉學校諸生曁山林儒士有清修愼篤欲暫輟進取而志於前所謂學者許各府州縣起送前來某雖寡陋敬遵先儒舊規斟酌程課近臨几席遠寓筆札相與講明焉如其師道以伺君子此實區區奉詔崇正求眞之分也所謂暫輟進取或五六年或七八年必待學成

然後出用不惟其言惟其事實斯為有志之士如或立志未定請勿輕至其四方學者聞而來遊當異館待之具不佞敢以誠告

容春堂前集卷十